



長生如意珠
二





拈香

古峯和尚七周忌



定惠等持戒行兼美洞學宗旨日行在空大于總持
盛于實際蓋其身心真實居一切時純一直心真成淨
界雖則四大不知深達本空身非我有病從何起覓其
起處既不可得堅固法身平等無際於是末後寂然坐
脫如人取舍了無罣礙非平日般若之靈驗時克有此
然則毋勿覓心統衆德而廣備大光明藏煤群昏而
獨輝陰陽以莫測其由日月以難並其照必融無礙虛徹
靈通十世古今飯當念無邊刹境一毫端般若無住為宗

湛一性之真空為方法之根本徧復有為無為成就世出世
間如百川異流同歸大海酥酪醍醐純一上味法義廣大
境界甚深以之度生越死以之超凡入聖以之破有遣惑以之
消災滅罪以之饒益群品成就福智如是作諸佛度功
不浪施正恁麼時靈明真性本無迷悟元自具足相性
平等與佛無殊畢竟在甚麼處出力的、無私旨明、
不覆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南瞻部州大日本國駿河州真津山景元禪寺仰依三
寶消取延文三年二月十三日吉旦恭遇香雲院清菴先
妣三周年之忌辰遠州太守悟菴相公轉讀大藏經

文以為報慈母劬勞之深恩聊伸目連啓教之儀式用
竭丹誠少酬素志者

釋迦老子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菩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
說一字祇如遠江太守悟菴相公翻轉大藏經之後甚處
得來到這裏見得分明蘆得諦當洒落、如雲行空
如月印水無一絲毫許罣礙無一絲毫許欠漏方知釋迦
老子舌頭落地既知舌頭落地便具看經眼同豈不見昔
有饒州太守范文正公請諸山僧衆看閱大藏經典只因
古禪師半卷金剛經亡母生天如此看經成然者力何用
揮尺擊磬歌贊佛乘四十九年五千余卷不在彈指頃

無不一句一偈一文一義一切成辨所以道從無住本立一切法
但直下了却元字脚便應報恩有分其或未然山野更下
箇切脚擊并六根有用成無用八識無功却有功

代中原氏

三十余年之悲哀持服至孝二十八品之妙典頓寫畢功實
際理地不受一塵方知事、無礙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便
見法、必融雖然如是而今欲得頓徹心源洞明已眼直須
向香烟未起父母未生先一回薦取始得

為崇蓮禪門

懷哉母愛長年難忘真福莊嚴少慰追悼造成一座七級

之宝塔欲擬八万四千之元基歎歲月之易更想音容而
如在促無量劫以為一念不涉去來由有漏因而處六凡未
明外遂然翳尽空華自滅如覺時夢境皆除不斷生
死而證涅槃塵、解脫直截安妥早登淨界法、勿成

小佛事

菴山和尚入祖堂

生終處有皈依之域今是祖堂是也已是堂方寸之間空
洞無垠包括大千不踰毫末万物出入於此万世往復於
此不為聖賢而或加不為凡愚而或損得非所謂不生不
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者歟此固人、本有之地奈由之
而不知者亦多 菴惟當山第三十五世特賜真源大
照禪師龍山大和尚先覺而至於此殊途同歸者不可
一、而數即今在山僧手裏頗宛轉去也 指牌向無位
次處能立位次 度牌 但休西涕東沒南往北來不如放

下在這裏

直法監作火 自懸崖落水而死

不知老天只怕直歲不犯公法生成猛厲撒手峯崖觸途

成滯 法監作 若要入水清涼何似投身火聚

征夷大將軍奠茶

兼靈山記為法金湯大展叢林戈甲豈止爭先旗槍魚
出百草頭邊春色与一切人換骨洗腸个是 亞相大吏

征夷大將軍仁山義公平生常用底号令即今借水獻

花去 度盃 青兔盃重衣雪花香

等待者下火

等覺妙覺未為極則有呼有應虛空崩裂撐得
親見得徹擲_{火把}下丙丁童子口無舌

為师兄雲山和尚入祖堂

大哉濫觴紹天池之宗裔盛乎正派為本源之傳
早兼師訓建刹竿於資福再得府劄匡玄徒於海
雲相須以成敢忘所自恭惟久居正定以制群動止水
不波明真見而息諸塵虛華無蒂絕安排無係
次去來相只如是_{放下牌}到處秋庭自寥何如放下在
這裏

道正居士下火

四十二年如夢幻然末後一句有何問要正眼看來未
免死在平地_{以大打必和我喚作火你不得喚作火}

佛祖讚

文殊大士

垂有髮紉草衣立跏趺足紉自持現慈相好風姿我
識你是七佛之師
師子吼無畏說劍自提經自拏均提童子知不知
清涼山中真妙決
頭上亂髮手中卷經清涼山裏可行則行永不知
腦後一杏大光明
奇肩髮過頭文垂一脚師子上勘之老淨名只者
閑伎倆殊不知五臺山上日晃

伏師子坐文殊是彼非此天地懸殊

左拏經卷右提劍時替首文殊室利端坐伏師子
騎師子握經卷屏外魔拏室劍常在五臺山上行世
人應看作方便

釋迦

六載雪山觀星成道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盤陀石上坐吉
祥草腦後圓光紅日杲、即此皈依別勿尋討

藥師

十二大將使得專時肯為名生永作良醫杲如兩輪日
月謂之東方道師

照臨日月兩輪使得十二大將喚作藥師如來病者一
心皈向

觀音

紫雲光中青蓮花上七宝莊冠珠色万状白衣蒙頭
坐無自相欵海弘深自作舩舫空足衆生應無礙
障濶浮有緣誰不皈向處、必通家、供養

瀑布千丈方石岩上滿月輪中示現慈相玉盃成花
永亮供養

風吹瓶柳有色水擊石頭無声若溜闻声悟道不知
幾个衆生

懸崖前石上坐性必通無彼我靜對瓶中柳楊好生
自在則箇

重、瀑布前疊、盤陀上靜定端坐時必通真實相
端坐蒙頭入定時必通境界不思議終朝相對楊柳
朵不是春風着意吹

万仞懸崖下盤陀石上坐衆生界未空思量好則个
稽首四公端嚴相南方有緣大導師个江夜月一照
撰万谷春風百花披鼻声而救難救苦發願而大慈
大悲若問个手并个眼皆个摸著枕頭時

若海波中盤陀石上真無緣慈示真實相手眼通

身當胸合掌，誓首歸依。迥不同頭上安頭，又幾重。
一必鏡中現大士相，分付通永如法供養。

通乃是手一室，千灯無壞無雜。通乃是眼一月，千江不
離不合。毗盧境界，方、千、必通三昧塵、刹、瞻之
仰之。河沙福聚，稱、讚、業障海竭。

千丈岩下瀑布懸斜，宏慈觀自在。願海浩無涯，靠
倒一座盤陀石，靜對瓶中薝蔔花。

看瀑布聽松風，盤陀石上必光中。水激石雲從，鼉誓
首觀自在，彼此無罣礙。

地藏

伴得六環丈錫，三界自在遊行。只要無佛國，五教度一切衆生。
北越金剛禪寺住持比丘竹堂豆公和尚行筆數頁并
行僕至一村寺寄宿一夜，坐間恍然入夢，見一大地
獄。彼處主人頗記得衣色，行動威儀，從容而夢。
覺後所夢所在，所見主翁儼然，倘記正得無忘也。
家父平日所愛供養地藏菩薩尊像，竹堂復傳父
業，與畫工彩繪地藏菩薩尊像。昨所夢主翁與今
所畫地藏菩薩亦一同相，白無心得夢，無心得畫，可以
尊佛重道之謂也哉。父慈子孝道在其中矣。美之曰
大哉菩薩願海洋，手中金錫腦後必光。往化六道拔

濟罪殃得十種福行和相當除八大怖自然提防諸法
空寂色身無常不住生滅性欲無方魚行酒肆鬧市
城隍無佛世界救度無量蒼生仰觀大菩薩王

布袋

靠却布袋放下主丈眼咲眉咲曾無恁相我識你常
在青龜山浴院中等个龜華會上

愛却摩尼珠正掣天樣扇一个布袋中誰人看不見靠
却破布袋咲得正美主丈子咲你

放下主丈一枝手掣百八摩尼靠却袋睡得美等个
龜華幾時

放得下睡得美布袋裏有甚底主丈子咲你
露胸跣足是何軌則知他回首滿面春十字街頭等个人

毘沙門天王

掌上多宝塔手中利光鏡隨衆生之欲謂之北方多聞天王

大權

休道不現將軍慈相常在三月王寺裏行踏誓以身心勇
猛堅固鎮護八万四千瑤塔謂之大權修利菩薩

寒山 指月

拾得 手把帚

好心月明皎潔向外边休指出
放得下何處有地上塵空中帚

北野天神

秉正而直也莊而嘔天高地厚兮為國為民山遙水闊
兮遭虛遭延謂是北野天滿大自在天神

太清無翳鏡中無埃從無住本廓應如雷負次女奇
逸示現妙哉伴西都月去不再來洛陽無浪意對此一枝梅

佛源禪師

松源遠孫天池直下熾東谷禪喫西祖罵六坐道場指
鹿為馬心槩氣雄其容可寫妙立持飯、向時重法尊
師如是也

本源禪師

鷲峯直下天池的孫佛源之子勅謚本源六踞名利
氣逼乾坤用黑豆法槌破沙盆有拳而爺不識有口
而佛不吞老徒曾增口過一、從頭說破即非報德酬
恩只要辱它則个

慈覺大師

赤城之遠孫傳教孺子內而外而方其形可寫謂之
天台之心流慈覺大師者也

源宅二親共幘

父慈与母悲其子孝堅持負作女男相報親敦孝時
妙忍大師

忍耐柔和方修持無礙得坐披衣方安心自在鉄磨
神梳方追回不逮末山心行方不可為輩為瀨為墻
方應祥寺內

達磨

遊梁歷魏正是梳奪梳但接神光臂救得一半時謂
之西天二十八尊者東土三三初祖師
乘真而來真尽而回一葦橫江無限意天風吹不動衣裴
遊梁歷魏貴賤賣楊子江心航葦西邁合国人自
不回恰如大驚小怪
觀音不是觀音共他誅公識破試問曲录床上老

和尚便是少林面壁胡達磨

道号

人倫不有時盤古天地未分先一漚欲取其形於
万物將泥塑佛少泥休

象初

曾向東南更可高豈論烏兔旋遭其間要察秋
毫許擲劍斬空徒自勞

天字

上來下去幾曾問祇見聖凡能往還平地不存礙
人意家、有路透長安

無門

他自生成是穩常諸緣浪絕所能忘覓心不可得
中得颺、秋風兩鬢霜

安翁

論到來、塵劫事幾回潮落復潮生漁舟夜泊沙

洲月兩岸芦花相照明

古浦

但看推車梳自轉幾曾轉、涉多途恰如滿月行
空相万里清光何處無

一輪

無欠無餘竟若為工夫要見十分奇正當八月中
秋夜捱到桂輪孤朗時

圓極

只可望兮何可觸要攀枝葉更須休湖鄉多有盡
家在入得其中動草不

毒林

為報又讎意轉多刎頸呈劍定諸訛甌人豎落鼎
中去無奈當初一諾何

存義

南山白額口無齒八面玲瓏迥脫群不是由來文

易見能乎誤殺李將軍

虎岩

一念未生先一着豈論涯岸立封疆
四維天宇雲來往
万里滄溟水渺茫

無際

但識飛鳧在上天
望空啓告亦徒然
三非九知端的放出金烏眼
自眩

大陽

全身渾是尽紅爛
荆棘林中透得過
八百玲瓏沒遮掩
眼光堂徹碧沙羅

無礙

休向甜頭咬着看
豈奉來可涉多端
佛一種草莫嫌少
特地包含法界寬

蔗菴

獨向東南高突兀
太虛空裏仰蒼蒼
當頭坐斷四

禪位何礙白雲飛
自揚

天山

端坐桂輪孤朗中
分明內外自玲瓏
直饒頭角四蹄過
到此難教尾又從

月窓

土鼓凶桴當自己
汗樽杯飲是生涯
今人情謂應難比
無奈先賢朴實何

古心

突兀正當緊要方
石岩也樹蒼一椀
高觸神光諱
勢与天台南岳行

可山

要見源頭千万里
橫趨招手不知音
知他袞流來也
難比錢塘楊子深

長江

日頭出處住來久
第屋三間白晝閑
休問彼中西

祖意包含法界不知寬

東菴

月窟仙根移得栽花開金粟滿崔嵬須知絕頂新
秋在風送天香陣、來

桂山

培植功成奇屋檐不凋枝葉綠纖、有人來問西
來意離立塔前如筆尖

庭栢

來往好生合得時只將家業共家私曾無彼此親
踈礼兩片尖頭第屋兒

和菴

璨然難搆通乃句一点才加喪德來不是當年西
祖意此公滿肚更崔嵬

文翁

可望可聞群樹間茂成枝葉是梅檀採蜂遊蝶如

知道莫作春風花面看

香林

陰陽相薄感而動散雨七金万朵時霹靂聲中頭
倒卓雲邊突兀五須旂

雷山

不將面目與人看常在深烟宿霧間到此樵夫失
途路更於何處要躋攀

隱山

曾不輕行、自恭逢人叉手必當胸最嫌筋力為
能者足、而今八十翁

敬叟

何啻鉄輪頂上旋須旂一座貴巍然問渠甲子知
多少湛、心光只自知

定叟

七金万朵須旂外積翠峯、撥不開端的誰知真

面目其中空手絕人來

瑤山

汝明水淺楊柳岸駕得平江。上瀾直奪錦標旆

去晚獨醒殿對月輪山

龍舟

庭前五雪為何事不可得中還自安天地人倫從

此起杰羅万象亦非閑

心初

不是葉公畫得來亦非臨濟手親裁青天霹靂一

聲去竹弟探兄眼未開

菴松

指話分明影現來廣長舌相豈能該獨超物外南

泉老劈箭機前已眼開

月溪

綉針眼裏穿麻索倒把鉏刀切鉄鎚無利智人更

勞力秋風吹到白頭時

鈍翁

白漫地絕纖塵便見普賢境界新一任從東過

西去臨機恨殺沒腰人

雪堂

巴蜀雪消万水來吳山日暖百花開誰能到此遙

招手一葦截流追不回

春江

卓尔豈窮三際時亭然端要辨來撓天何蓋也地

何載一介尖頭第屋兒

立菴

光非照境非存光境俱忘何可論不觸波瀾窮

到底蒼龜窟宅一乾坤

月潭

生涯守个天分定不比知而故犯人坐卧經行皆

所得耕夫漁叟足為隣

甘翁

無一蓬塵徹底清誰知潮落與潮生出頭香水浮
幢外識浪軋枯性自明

空海

從來佛祖不能從開口分明臨濟宗撞着東村王
太伯是凡是聖問渠儂

玄翁

從來佛祖不能知突出難明向上梳如此一生擔
板過秋風吹到白頭時

同

隔林听徹水溪舉得廣長舌相全透壁餘光誰
問着東西兩岸草芊

隣溪

來與不來喚喫茶青天白日別無它孩兒說得三

分話八十老人行若何

明翁

歷、秋毫能可察青天白日耿双眸全身撥手那
邊看八面玲瓏雲自收

明岩

休論海上自由行一二才生万物生且十方時豈
何玄派流斜出百川清

橫三

才是逢人論實事絕曾開口說虛頭年來伎倆合
如此只見添霜兩鬢秋

朴翁

南北東西都不知主山背作案山時三間茅屋住
如是談河春風幾度吹

愚菴

乾坤之內皆分定取捨行藏事亦同更向心中甘

受用寒·玄路豈難通

天与

魯拙天然絕比倫
一生曾不上人門
芋香遙透九重內
何以塵埃点脚跟

鈍叟

一双青眼望何窮
秋鷺高飛雲漢中
瞥轉神梳天外看
自然量等太虛空

碧霄

不比長江与大河
曹源正脉激蒼波
到今細流來也劈箭之機
何用多

小溪

日頭出處遠乎哉
接得西來音響來
鶯語遷喬處時節
頂門眼向夕陽開

東谷

一人化舍万民成个
相逢賀太平更有拳頭伏

豎起三间第屋月華明

慶菴

清淨本然絕所該
青黃赤白自何求
更參一念未生處
万象森羅眼不開

無相

當頭泯絕平懷了
便息諸緣忘所能
露柱灯笼不請友
森羅万象是同參

無心

莫向藍田恣覓求
單提栢樹話頭謀
琢來磨去無瑕類
但得安心貴歇休

玉連

從來不隔絲毫許
莫向門頭户底尋
大地山河飯自己
玲瓏八面一胸襟

無外

未奉一枝先領旨
直使咲倒破顏人
桃紅李白表

風裏到老眼中分得親

花翁

黃昏月下看相似不在清泉白石傍
薦得逋翁千載句曹源正脉自湯

梅溪

休向棒頭論實事相逢直下要承當
女媧無所措其手颯秋風兩鬢霜

石翁

豎起龜毛上拄天橫拈兔角涉三千
掃除八万四千偈只要曹源為正傳

長溪

頽然照徹劫初前万象森羅能上下
内外一如心自坐當臺誰是顧鑑者

石鏡

清水遠岩來袞綠波遭石急粼
灘頭若具混

毬手劈箭棧先接得親

流溪

靠倒長汀懸布袋抹過金色光
頭陀年來伎倆只如是深得蒼
兩鬢皤

咲翁

山高何礙高飛勢絕頂巍
半倚天擬議不來千
万里青松只在祝融巔

雲岳

從來不向藍田覓劈箭棧先搆得親
一句渾崙絕瑕類曹源正脉綠粼

玉溪

少林面壁貴相傳鷲嶺拈花何所言
受授繩今日德山臨濟不徒然

綱宗

不在五千余卷中豈奉來要立家風
西來直指早

遲了客上難將心字通

頓菴

皎潔行空與水連分明在浪不離天者回堪咲寒
山子全得一返未發先

月海

頑然一片貴天真雨洗風磨不動力莫向空生岩

畔看回頭那几點頭人

石叟

緬想當年少室前只將何法覓安禪毗婆尸佛早

留得直到而今妙不傳

古心

識得潮生潮落處當頭未免弄沙人三千世界內

香水流出胸襟絕点塵

海翁

桂輪孤朗夜如畫難與尋常第舍同高卧其中忘

万境不知方在廣寒宮

月屋

壓倒諸方怪石頭懸崖万仞真悠、分明撥手那

邊看八面玲瓏雲自收

秀岩

謾將方木可難通况是磨磚事一同懸掛着來高

着眼森羅万象在其中

必鏡

纖塵不立、家風佛祖俱來何可容潔尽情懷亦

如此從來心字寫其中

淨菴

向上應難可進前才存階級亦徒然一起直到如

來地步、清風起半天

無梯

達磨不會西來意早是證龜成鼈時摩竭令行此

今日毗耶老師自然知

禪室

空劫已前空劫後山蒼。与水粼。當機截斷匿

王見堪。咲瞿曇。鈍置人

不遷

寐語曾於合眼中。何知上是太虛空。一超直至四

禪外說法。縱橫燒率宮

夢天

甘收八方細行中。豈起拳頭事。亦同不犯色声香

味觸尖。第屋立家風

戒菴

弄光影底。癡漢便見證。龜成鼈。初不是達磨九

年坐亦非方丈淨名居

燈室

當機不讓飢人食。直把將來用得全。手面伎能恰

如是年深應不與它傳

奪翁

曾無文敕當空妙。接指發光何所該。不在楞伽七

金外仰旆高也。碧崔嵬

印山

只具尋常行脚眼。四州那畔豈能通。等閑瞥轉一

機也。超出東西南北中

方外

天香。散正新秋。亂落嵯峨。垢石頭。竺国山中看

相似。莫從蘇轍句。边求

桂岩

來。去。輪流住廣剎。而今一邁序。不是達磨九

年坐亦非方丈淨名居

傳室

觀音菩薩。雖提掇出網金鱗。何自收。若問盛將來

底底分明無底幾曾留

籃外

由來山脉自西天三万六千丈絕巔靈鷲之前佛
國後抹過小朵復通玄

竺峰

不比東西南北中降陰為雨自從龜山高豈礙飛

過去遠在祝融頂上同

岳雲

破顏微笑頭陀子七百人中一老盧兮裏證龜成

驚者應須難語淨名居

傳室

錯認靈山一朵花破顏微笑老頭陀二千年後看

相似颯、秋風兩鬢皤

傳翁

普賢境界不思議六出推頭誰仰之一色明邊高

著眼孤峯不白未為奇

雪山

澤廣豈能藏得哉雲中峭峻碧崔嵬周旋俯仰應

難及南有天台北五臺

際山

三獻三朝不見真衝天氣宇幾經春岩、怪石蒼

一樹憶得當年別足人

荆山

眉間劍在觀人手觀面當梳誰楚王共到高、絕

巔上應須容易仰蒼、

義山

春風滿面喜相逢棒喝門庭迥不同慶快平生只

如此分明露柱對灯笼

悅堂

曾無跟脚從空起那有寒猿叫月声終是難為論

實事玲瓏八面自分明

虛岩

卓尔豈窮三際時玲瓏八面有孤危看它蹈地頂
天処一喝分明謾設施

立岩

一鶚高飛万里秋施功蹤跡不曾留女媧無所措
其手仰面蒼雲自收

天補

城頭郊外青原上片段油然躰不同廣莫鄉中親
薦得白衣蒼狗定無蹤

野雲

一色明邊親著眼廣長舌相自流传當機休說山
陰事豈是無人撐夜船

雪溪

量遍不及處成功方見全才逼塞空休向嘉州遠

相覓分明面目自玲瓏

大像

一都過了一都來城外人烟幾遠哉泓上小溪斜
出水前頭猶見雪中梅

別村

紅日出頭峰上來宿雲收盡碧崔嵬夜行不許投
明到南有天台北五臺

曉山

人有五行皆在天壽矢禍福復依前當頭不用廣
長舌劈箭攬先搆得全

命溪

瑞岩喚个主人翁才是醒便不同瞥轉一機高
突兀青黠白雲中

諾山

照得分明白不知玲瓏八面幾曾覓金烏一拍上

扶桑百億須旆顛倒卓

日山

奇來与我作朋侶南岳天台亦五臺終日文肩勢

摩漢青眸相契碧崔嵬

友山

不從邪路要踏攀一座深祿儼若端八面玲瓏無

偏向巍、絕頂自高寒

正山

一橫梁下仰寒沉四面密洞容日月內外堂然豁

達空德山來也莫休歇

廓堂

不向尋常止水蟠知它窟宅別乾坤海門關外腥

風起郭璞墳前黑浪翻

龍江

只緣朕兆未分前換点將來貴本然只不得方言

不出有何蹤跡可名焉

混元

可謂法門之棟梁千鈞重係个宗綱憶曾黃檗接

臨濟又見汾陽得石霜

大任

過得海門第一關龍游山下起波濤胡僧躡葦直

橫去來、流來梁魏間

大江

昔不飛來今不去鷲靈一朵儼然新仰高切莫立

空見、得分明面目真

在山

歷、秋毫能可察青天白日一蘧序證龜成鼈者

多少喚作淨名方丈居

明室

魯拙天然純比倫一生曾不上人門三間茅屋住

如此豎起拳頭只自論
鈍菴

拗折烏藤七尺長有疑終不問諸方豁然自己分

明了豈以家私向外揚
無參

大炉燔裏火無灰羸得精金百煉來四碧眼胡何

處着銅頭鉄額轉頭回
絕鑛

往還常在祝融峰片段油然體不同五十三人俱

抹過白衣蒼狗定無蹤
南雲

两个尖頭第屋下居無彼此共生涯研槌木杓俱

拈却豎起拳來一會家
同菴

四十九年三百會五千餘卷海言詮毗婆尸佛早

留得直至而今妙不傳
說心

三间第屋東南外架起雲霄迥絕倚才得一寧方

得住虚空背上立拳頭
天菴

歷、秋毫能可察青天白日豁双眸而今細、流

來也劈箭挽先收得不
明溪

開口斬釘截鉄分明滴水滴凍平生頑石心為不

比尋常打鬧
硬叟

一乃天真自若万樹千林不惹無依無倚無拈道

个趙州畧約
独木

不歷僧祇數花開鉄樹頭古師論不得前後一時

収

天上一輪滿清光遍世間明

四蹄過今古絕多

端

月密

不歷化城徑趨瑤所何若豈拳絕無隔阻 直菴

卷之三

